

过去的现实与历史的价值

■王犁

刘文西、卢沉、周思聪、吴山明、石虎等耳熟能详的名字，一直闪耀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画坛。怎样放到中国美术史的视野中去评价他们，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这次展览是讨论“徐蒋体系”与“浙派人物画”的前后关系和影响，也在探讨刘文西、卢沉、周思聪、吴山明、石虎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在回应时代潮流时的贡献，以及涉及改革开放后艺术家各自的思考和突围。

“徐蒋体系”在中国人物画学院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体现在以西入中的大方向上，以素描的造型意识解决写实人物画基本造型问题。现在绘画界批评“徐蒋体系”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诸如素描“害死”了中国画等话题上，具体指的就是被素描的处理方式遮蔽的中国画传统审美，特别是文人画的审美。“浙派人物画”在大方向上，其实并不反对“徐蒋体系”素描改造中国人物画造型的观念，但在改造中把明暗素描改变成结构素描，用笔上又努力改变用毛笔画素描的方式，吸取海派花鸟的点线法，强化人物画在写实造型中的笔墨审美。譬如周昌谷的《两个羊羔》(1954年)，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1955年)、《说红书》(1964年)等“浙派人物画”代表性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说简单一点，“徐蒋体系”“浙派人物画”一前一后，就是在整个中国人物画融西入中的理念中，在20世纪写实绘画的命题里，大家在画法的探索上，带来审美的“中”多一点，还是“西”多一点的区别。而从徐悲鸿、蒋兆和，到周昌谷、方增先、李震坚，再到刘文西、卢沉、周思聪、吴山明、石虎，清晰地呈现了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不管时代怎样发展，潮流怎样改变，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双

重要求，都是20世纪艺术家永恒的命题，更是众多艺术家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刘文西、卢沉、周思聪、吴山明、石虎五位当代中国人物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培养的画家。刘文西、吴山明是“浙派人物画”最早的名作诞生期间培养的艺术师；卢沉、周思聪是“徐蒋体系”培养的艺术师，也都是曾亲炙蒋兆和先生的弟子，周思聪上学期间还跟随李可染画山水画——她早期人物画作品还有“浙派人物画”的手法，她的国画作品直到《人民和总理》(1979年)才突破原来的风格，用实践告诉我们所有局限都是个人的局限，所有突破也因个人的突破而成为对时代的贡献。石虎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校，还有浙江美术学院的学习经历，其成长也正是融合两校之间。但他在《非洲写生》(1980年)之后更是以近乎毕加索般的不羁，与同时代画家拉开距离相望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地。我一直在想，怎样用一句话概括刘文西先生的艺术成就，假如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新时期开始这段历史时期选一个代表性的艺术家——那个时代诞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1953年)、石鲁的《转战陕北》(1959年)、蔡亮的《延安火炬》(1959年)等——但就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画家，非刘文西莫属。从刘文西的艺术创作中，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持之以恒地践行一种理念和踏在大地上的足印。

“徐蒋体系”的诞生是面对康有为、陈独秀等那一代人对中国美术提出危机论而寻找的答案；“浙派人物画”则是在“徐蒋体系”的基础上作出的努力，还有他们面对的文

方针和时代环境。而刘文西、卢沉、周思聪、吴山明、石虎这代艺术家何为？刘文西的《祖孙四代》(1962年)后的大量作品，反而开始偏向蒋兆和造型手法，也就是以写实素描造型为基础的线性探索；卢沉、周思聪1979年前的人物画创作，则是偏向“浙派人物画”的风格，到改革开放时期，卢沉走向水墨构成；周思聪在国画《矿工图》后，当然有身体原因，借荷花为母题，呈现形而上的思考；吴山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完成一系列“浙派人物画”风格的创作后，开始了宿墨法的探索；石虎与“浙派人物画”稍有关系，但在《非洲写生》后远离，已经不是写实造型里“中”多一点还是“西”多一点的问题，有点粗野地抓住边远早期文明遗迹的理由，有点不顾地出走，其对未来的意义何在？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越来越作为个体的努力，丰富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艺术。

20世纪的变化告诉我们，时代已回不到儒家士绅文化为底色的环境，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国画，仍然因为视觉图像可感的优势发展到现在，处境或许比传统戏剧等好很多，但我们要思考底色、管道、养分缺失后的未来怎么办。我们一边在批评当代美展展览体与传统文人画的距离，一边也感受到刘文西、卢沉、周思聪、吴山明、石虎这代艺术家在20世纪下半叶及改革开放40年间的努力。或许我们会在不久的未来，或许要到21世纪的下半叶再回望那代人时，才能感知到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为未来做了什么；未来的艺术家将他们的传统作为资源时，或许会发现原来有这样和那样的可能性，而更感到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伟大。

大家互鉴

周思聪谈卢沉

卢沉读书多、爱思考，对艺术观念有独立见解。他沉静内敛，在笔墨构成、形式探索上走得很深，是真正沉下心做学问搞创作的人。

卢沉谈吴山明

吴山明的艺术，跟他勤奋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他的基础就是这个东西，喜欢写生，跟生活保持联系，擅长速写，出手快速，写画的数量是惊人的。从他速写的熟练性，从画展作品用线的效果来看，他对笔墨的掌握，有独到的功夫。这种风格在整个画坛是很个性的东西，所以，他的画一下子突出来了。

吴山明谈刘文西

文西学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领域中最具领军性的大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的许多创作都是时代的经典。由他绘制的人民币毛泽东主席像，更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永久流传，深入人心。文西学兄出身浙

派，然而带着浙派的基因，根植黄土地，创建了极有生命力和鲜明艺术风格的黄土画派。他歌颂时代，歌颂劳动人民，以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无比忠诚，一辈子不知疲倦、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为时代为人民创作出大量的史诗般的不朽杰作。文西学兄是杰出的当之无愧的美术教育家。他一辈子兢兢业业，教书育人，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他爱生如子，爱校如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艺术人才。

石虎谈周思聪、卢沉

我和卢沉、周思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相识，交往几十年。周思聪天赋极高，人也很辛苦、沧桑。卢沉为人质朴诚挚，有独立思考，当年还邀请我到中央美院讲课。我们三人都重视线条，看重笔墨，在艺术探索上互相支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美协在北海画舫斋办内部观摩展，展出的就是周思聪和我两个人的作品，当时我们都在走创新探索的路子。



卢沉 清明 133x133cm 纸本水墨 1990年



周思聪、卢沉 矿工图之六——遗孤 174x180cm 纸本水墨 1981年



石虎 十八罗汉(局部) 纸本水墨 400x1332cm 2018年